

在渔子溪听雨

□ 文 / 叶宏奇

渔子溪在张坝，张坝在泸州，泸州在长江上游，被川滇黔渝所拥，算边地，以美酒著称，再佐以个大核小肉厚、味道甘醇爽口的张坝桂圆，王母娘娘的蟠桃盛会也就不过如此了。

张坝桂圆林一千余亩，延绵十余里，渔子溪蜿蜒而过，滋养着万余株树龄在百年以上的桂圆树。渔子溪来自哪里？又去向何方？我没问，只记得是深秋的午后，走在溪边湿漉漉的花径上，任凭如毛的秋雨飘在身上，轻盈，似无数纤纤的手，拨弄着琴弦。衣服润而不湿，不带一丝秋天的寒气，反而有桂圆树叶一样润泽的柔光。依旧苍翠葱郁的枝条，

遮蔽着渔子溪的半张脸，积蓄的雨滴从厚重的树叶上掉进溪里，砸出一只只晶莹剔透的水泡，才觉察天空还有雨意。

渔子溪静静地流着，既不喧嚣也不桀骜，无声无息地浸润着这片桂圆林。桂圆树大都两丈有余，树冠蓬勃得像一座碧绿的山丘，裸露的树根盘根错节，被绒绒的青苔遮掩着，不嚣张不霸气，像一位内敛而又智慧的老人，置身红尘，却心如止水。与桂圆树相生相伴的，是同样高大蓬勃的桢楠樟树荔枝水杉，还有恣意汪洋的月桂山茶翠竹，以及无数低矮却执着的藤蔓。渔子溪成就了张坝杂芜却和谐共生的绿色世界；



成就了无数有关张坝和泸州的遐想……

按理，桂圆树根系发达，枝干粗壮，树荫稠密，具有很强的排他性，树下及其周边很难再生长出其他植物。然而在张坝、在泸州，不同的树种和藤类拥挤在一起，植根相同的土地，吮吸相同的雨露，经历相同的风霜，却开不同的花，结不同的果，生长不同的红肥绿瘦，给这片土地带来旺盛的生命，也给土地上的人们带来不同的惊喜！

雨密集起来，砸在溪里的雨滴叮叮咚咚响成一片，近的像钢琴在弹奏，远的像编钟在敲击。仔细辨认，才发现从不同树叶上掉下的水珠砸在溪里的声音是不一样的。竹叶的水珠声像钹，樟树叶的水珠声像鼓，桢楠叶的水珠声像箏，枫叶的水珠声像磬……一阵微风，枝摇曳晃，水珠溅落，渔子溪顿时成为一个露天的乐池，虽然有些慵懒，有些漫不经心，但纯正的音质一如天籁之音，随着溪面那层薄薄的水雾，袅袅而起，在林间缭绕不绝。假如夏季，风大雨急，渔子溪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？那音乐一定如疾风暴雨，穿越闪电的夜空，盘桓在森林

与城市的通道吧？

桂圆树是常绿乔木，喜干热，生长缓慢，国内只有广东广西和福建大面积栽种，对于夏季潮湿冬季阴冷的四川来说，显然是不适合生长的。因此，泸州张坝的桂圆树，是外来物种无疑。那么，它是什么时间从哪里来？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泸州？有一种说法是泸州栽种桂圆的历史，止于明清时期规模空前的“湖广填川”——那些从广东福建背井离乡的先民，千里迢迢，沿途可能遗弃了锅灶，可能丢失了被褥，更可能被掠去了毕生积累的财富，但唯一不能遗失的，就是那一颗颗承载着乡愁、传递着对生活美好希望的桂圆树种子！先民们将种子遍撒巴蜀大地，最终生根发芽，结出果实的，只有泸州！不为什么，只为泸州的土地，只为泸州的天空，只为泸州的那江春水。

也有人认为，这个历史应该追溯到西汉泸州设置江阳郡时期。因为这里既有长江的舟楫之利，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周转站，络绎不绝的客商或从华南、或从缅甸暹罗带些奇花异果回来栽种欣赏，也



在情理之中。如果这个推测尚无确凿证据，那么，最迟也应该是在唐朝以前，否则，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就只能是杜老先生凭空杜撰的宫闹轶闻了。桂圆又叫荔枝奴、亚荔枝。相对于荔枝，一是成熟得晚，二是保鲜期要稍长。在没有保鲜设备、交通运输极不方便的古代，无论从闽地还是粤土，要历经跋山涉水把荔枝运送到长安，而且保持新鲜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然而，从泸州到长安，路程不但可以缩短一半，运送的又是在秋天成熟的亚荔枝（桂圆），而不是在夏天收获的荔枝，想起来和做起来都比较靠谱。

因此，杜老先生笔下的荔枝，应该来自泸州，产于张坝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曾经有一群热血沸腾的泸州诗人，编印过一份《龙眼树诗报》，给桂圆赋予了诗的飘逸和诗人的冥想，风生水起，不仅在川内，在全国诗歌界，都引起过不小的轰动。荔枝让杜老先生留下了千古绝唱，桂圆让泸州诗人有了自由吟诵的激情和冲动。

泸州的宽容仁厚不仅表现在容纳外来物种，一切外来事物，包括外来文化、外地人，一旦踏足这片土地，都不会有陌生感；落地生根，居家度日，都不会产生过敏或排异。时至今日，在泸州历史上，起码有过四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文化交融，三次是因为战争，一次是因为准备战争。

第一次交融是南宋中晚期。偏居杭州的南宋朝廷岌岌可危，蒙古大军势如破竹，终于等到机会踏过干涸的钱塘江，突破宋军的防线。为躲避战乱，江南地区的富豪士绅，普通百姓，扶老携幼，纷纷南下西迁，寻找安生立命之所。泸州对他们张开了双臂。苦守30年，五易五守的神臂城，就是泸州军民抗击蒙古军队、保护难民不受骚扰的例证。

第二次交融是著名的“湖广填川”。此次融合跨越了明清两个朝代，最高峰最集中当数张献忠屠川之后，本来欣欣繁荣的“天府之国”，竟成了“沃野千里，有可耕之地，无可耕之人”的荒芜之地。清朝首任四川巡抚向朝廷提出了大量移民的建议。于是，由政府组织，从两湖两广人口密集地区有计划有步骤的移民工程开始实施。

第三次是抗日战争时期。内地高校、官方和民间抗战服务机构、战争难民，纷纷从水路和陆路涌入泸州。位于兰田坝的泸州老码头，是川江航线上仅次于陪都重庆的繁忙码头。著名作家琼瑶就在泸州度过了动荡不安的童年。泸州的青山绿水，还有那些河滩上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沙子和贝壳，是她遥远依稀的记忆。

第四次，也是最近的一次，就是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“三线建设”。泸州重要的机械化工产业，都是那个时期从东北、山东等地转移过去的。他们连人带设备落户泸州，在较长的时间里说着普通话，吃着大葱蘸酱，保持着北方人的生活习俗，与泸州相生相伴，互为依存，沐浴相同的阳光，呼吸相同的空气。他们影响着泸州，泸州也影响着他们。

泸州特殊的历史形成了多元的泸州文化。泸州人喜欢面食，早餐多吃面条抄手包子馒头；泸州人喜欢煲汤，鸡汤骨头汤三鲜汤，逢餐必有汤，逢席必有汤；泸州人喜欢吃蒸菜，红白酒席，蒸鸡蒸鸭蒸肉，九大碗中，七八个碗都是蒸菜；泸州人好吃麻辣，但从拒绝清淡、甜酸。至今，泸州人还保持着“十里三音”的说话风格。隔条河，翻座山，爬个坡，口音就不一样，对许多事物的称谓也不同，即便在同一个村，对父亲的称呼就有“阿爸”“爸爸”“伯”“爷”“爹”“老子”“大”，等等。泸州人好打“大贰”，八十张纸牌，三张为一列，吃碰杀胡，跟麻将原理差不多，却远比麻将智慧精深玄妙。火车上、茶馆里、家庭中，只要看见打大贰的，定是泸州人无疑。但泸州人从来不鄙视“跑得快”“斗地主”“升级”“搓麻将”，甚至“扎金花”“起马古”“丢六红”“扯牛牛”这类粗浅的娱乐形式。

这仿佛只是泸州纷繁芜杂的文化形态中的几个符号。也如张坝的桂圆树和渔子溪，仅仅是构成张坝这张完整五线谱中的两个符号。如果没有其他众多错落有致的音符，以及击水成音的乐器，渔子溪还能演奏出那么美妙动听的音乐吗？

（作者单位 / 北京市海淀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）